



北京文学
创作丛书
BEIJING
WENXUE
CHUANGZUO
CONGSHU

浩然儿童故事选

北京出版社

浩然

儿童故事选

北 京 出 版 社

装帧设计：王 晖

·北京文学创作丛书·

浩然儿童故事选

出版：北 京 出 版 社

（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）

发行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印刷：北 京 印 刷 二 厂

787×1092毫米

32开本

9.125印张

173,000字

1980年9月第1版

1980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：1—35,000

书 号：10071·283

定 价：0.72元

· 北京文学创作丛书 ·

为了进一步繁荣文学创作，本社从一九八〇年起编辑出版《北京文学创作丛书》。

《北京文学创作丛书》将陆续收辑首都专业作家和业余作家的代表作，以个人选集为主；同时，也注意收入全国各地作家反映北京生活的优秀作品。

《北京文学创作丛书》坚决贯彻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的方针，提倡题材、风格、表现手法的多样化。中、短篇小说、报告文学、剧本、散文、诗歌等作品均可入选。

浩然

浩然，原名梁金广，一九三二年农历二月十九日出生，河北省藁县王吉素村人。曾任《河北日报》和俄文《友好报》的新闻记者，《红旗》杂志的编辑；一九六四年十月起从事专业文学创作。

他是个土生土长的作家，长期生活在冀东和京郊广大农村，得到党组织的教导和农民的帮助。他刻苦自学，一九五八年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《喜鹊登枝》，以后勤奋执笔，一直坚持描写农村的人物和风貌。主要著作有《彩霞集》、《春歌集》、《幼苗集》等短篇小说选和儿童文学作品选；《艳阳天》、《金光大道》等长篇，以及最近发表的长篇新作《男婚女嫁》（又名《山水情》）等。



20124/03

徐家院子里的红果树正开花，一团一团压
颤枝，象雪一样白；招来一群小蜜蜂，“嗡嗡”
地叫个不停，象拉胡琴一样响。

从外边进来一个男孩子，嫩子个，大脑袋
，脸蛋胖得象红苹果。他叫小三，今年六岁刚
出头。他有一个哥哥，哥哥在工厂当工人。他
有一个姐姐，姐姐在生产队当保健员。他还有
爸爸和妈妈。一家人都比他大，一家人都喜欢
他：笑好，哭也好听；吃饭光满碗，睡觉躺
在热炕头上。这会儿，小三摇过二门，看见花
团上飞舞着小蜜蜂；歪着脑袋东瞅瞅，西
瞧瞧，想出一个主意。

他把家里挂着的风筝放在土墙旁边，从窗
台上拿起吹气筒；按了按，呼呼呼呼响，吹
气筒里有药水。这药水是昨天妈妈在厨房、厕

作者手迹

目 录

一粒砂·····	1
丫丫看鸭·····	12
两个“电影迷”·····	20
山沟里的小姑娘·····	27
花皮大西瓜·····	41
三次巧遇·····	61
热闹的高粱地·····	68
川 川·····	74
赶猪记·····	89
分韭菜·····	108
红果蜜·····	119
洋河边上·····	126
三个孩子和一瓶油·····	133
爱美的小姑娘·····	143
半斤芝麻·····	160
大肚子蛴蛴·····	167
两个小全·····	180

借 书.....	188
“小管家”任少正.....	195
藕.....	215
树上鸟儿叫.....	224
水车叮咚响.....	237
金粪筐.....	245
小河流水.....	253
荣 荣.....	261
山 洞.....	269
后 记.....	285

一 粒 砂

膀大腰圆的黑旦子，今儿个变了样：嘴里还嚼着糖馒头，胳膊还没有全伸进袖口，就急急忙忙地朝往外跑。往日里呀，不论去上学，还是参加别的活动，如果没有同学在外边叫，没有妈妈在里边催，他才不肯动身哪！

妈妈一边给黑旦子系褂子钮扣，一边嘱咐她的宝贝儿子：“这回你们学校争‘三好’，你一定得给我弄个奖状带回家来。我要拿上它，给你姥姥、姨们看，露露脸。”

黑旦子把嘴里边的馒头团“咕噜”一声咽下去，大包大揽地说：“妈你放心。这一回学校开展的做好事活动，就是抽空给集体干活儿，这比学算术、写作文可容易多了。就凭我这身劲头，那几个黄毛丫头哇，没一个对手！”

妈妈满意地直点头：“这样才可我的心。别人背后里说我宠坏了你，说你光贪玩，瞎闹腾，没啥出息。闹得我脸上无光，连娘家都不敢走。”

黑旦子大声说：“妈你就等好吧，这一回，要是不得个大奖状，我就脑袋朝下、倒着走见你！”

妈妈被她这个聪明儿子的这句聪明话儿给逗得“噗嗤”一声笑了。

黑旦子挺着胸脯、晃着脑袋，乐颠颠地往出走。他跟他妈妈一样，是个争强好胜爱面子的人。穿开裆裤那会儿，住在一个村的叔叔和姑姑，还有住在别的村的姥姥和姨们，都夸黑旦子脑瓜伶俐，等到入学以后，一定是个群里拔尖儿的好学生。那会儿的黑旦子听到这种夸奖，特别得意；他可真没想到，当个好学生这么难，连对门那个有名的笨丫头小蕙都赶不上。那个小蕙呀，其实没啥本事，就靠能抠、能磨，才拿了算术、语文双百分。要让黑旦子象小蕙那样，不是捧着课本，就是捏着铅笔，在屋里一坐就要一两个钟点不动窝，那可受不了！这回学校提倡利用课余时间开展做好事活动，正对黑旦子的胃口；论力气、凭胆子，仁小蕙捆在一块儿，也不是黑旦子的对手呀！

他绕过苇子坑，穿过蓖麻地，眼前就到了集合地点。一丛柳树棵子那边，传来女孩子们的吵吵声。

“咱们这个小组本来挺好的，你干吗要个黑旦子呀！”一个高嗓门这样喊。

“三个小组都往外推黑旦子，让他到哪儿去呢？”小蕙这样回答。

“他最爱欺负女同学，应当让他到男同学多的组去。”

“老师说，咱们组都是少先队员，能够帮助、团结他……”

黑旦子听了这些话，暗暗地咧嘴乐；这个组里全是女

的，肯定没对手，拿第一更有把握了。他想着想着来了神儿，可着嗓子喊了一声：“嗨！”

树荫里的四个小姑娘，都被他这突然的喊叫吓了一跳。一看是黑旦子从蓖麻地里窜出来，其中的三个，都冲着他挺生气地撅嘴巴、瞪眼睛。

只有小蕙没有这样的表情。冷不防地听到一声怪叫，她同样也受了惊，但她很快就稳住了神儿。她担心他们小组的这次活动，还没有开场就闹别扭，所以赶紧站起来，用别的话岔开大伙儿的注意力：“黑旦子，你今几个可来得不晚哪！”

黑旦子洋洋自得地说：“我力气大、爱干活。不信，你们都把眼睛睁得大大的，看我黑旦子咋干？这回呀，我一定要把你们几个都超过去！”

小蕙鼓励他说：“这才好哪，我们都跟你比赛。”

黑旦子又一挺胸脯：“比吧。你说，咱们今几个晌午干什么活儿去？”

小蕙说：“到饲养场，给秦大伯帮忙。”

黑旦子一听这话，更加神气地咧大了嘴巴，嘿嘿地笑起来。

别看黑旦子这孩子对同学粗野、任性，对生产队的饲养场可有感情呢。他爷爷活着的时候，就是个模范饲养员；黑旦子一天到晚地长在那儿，把饲养场当成家。如今秦大伯接了那个差事，黑旦子仍然断不了往那儿跑。他的野性子脾气发作起来，敢打小同学，可是从来舍不得碰一

碰那群骡马驴牛。平时，要是谁家的孩子闹着玩，往耕地的或放牧的牲口身上扔块石头，黑旦子看见了，立刻就会急了眼地跟人家干仗。有一年，一个坏人要诬陷黑旦子的爷爷老饲养员，把几个砸弯了的小钉子放到木槽里，结果，一头大母牛吃到肚子里，给活活地害死了。黑旦子挤在人群里，看着人们给大母牛开膛破肚地检查，心疼得不得了，跺着两条小腿，哇哇地哭个不停。因为黑旦子对饲养场有感情，对生产队的骡马驴牛有感情，所以听小蕙说到饲养场去干活儿，他就特别高兴。

这当儿，大家往饲养场那边去，黑旦子象个领队的走在前边。他还自作聪明地显摆着说：“你们谁也别小看生产队那群牲口，它们是眼下的拖拉机、大汽车；将来使拖拉机、大汽车，就得靠眼下这群牲口帮咱们苦干出来——笑什么，这是我爷爷对我说的话，我吃在心里了！咱们今个到饲养场帮忙，不是铡草，准是起粪，跑不了这两套活儿，谁敢不信就打赌。铡草这个活儿最累。不要紧，我来抡刀。起粪的活儿嘛，也不轻。没关系，我管往外挑。嘿，你们就瞧好吧！”

一棵开满串串白花的大槐树，象能工巧匠搭起来的大凉棚，遮住饲养场的半个院子。人们离着老远，就能闻到一股子特别浓烈的香味儿。

饲养员秦大伯，早就听说，晌午要来五个做好事的小学生。他从心里高兴。为了表示对小学生的欢迎，他提前做好准备：在树下边摆好了五只小板凳，五个簸箕和五

个小瓢子。见孩子们一进门，他就笑咪咪地招呼：“来，来，来，都坐下吧。”

黑旦子急着问：“秦大伯，是让我铡草呢，还是起粪呀？”

秦大伯回答说：“我今个儿请你们帮我挑拣牲口料……”

黑旦子一听自己没猜对，闹个大红脸。他瞧见女同学都直冲他笑，就故意大声说：“嘿，这种活儿，更是我的拿手戏，咱们比赛吧！”

秦大伯从屋里背出一布袋高粱，又分给每个同学一个瓢和一个簸箕。他交待说：“你们用瓢到布袋里挖高粱，仔细地把里边的土坷垃和砂子粒儿都挑出来，再倒在簸箕里……这是喂娇嫩牲口的，可要挑干净呀！”

同学们谁也不顾说什么，用瓢挖了高粱粒儿，赶紧坐下来挑拣。

黑旦子这回一心要争个头一名，好给妈妈得一张奖状带回家，所以也变得特别规矩，特别用心。他把小瓢架在膝盖上，两只手一齐划拉着盛在里边的高粱粒儿，寻找土块和砂粒子。可惜，这种光坐着不动窝的活儿，成了女同学的“拿手好戏”，而跟黑旦子的脾气太不对路啦。他勉强地把一瓢高粱料拣完，倒在脚边的簸箕里，又从布袋里舀来第二瓢高粱料，就有点发烦了。他打个哈欠，拨拉一下高粱料，发现一粒手指肚那么大的砂子。他用手捻着，用手心掂着，想朝别人头上扔过去，好借由搭个话，解解

闷儿；又怕惹出事来，试探了几回，没敢这么干。过一会儿，他故意咳嗽几声，也没有谁来理睬。他特别想跑到野地里玩一会儿，又担心光自己停，别人不停，准得让人家超过去。他为难地一抬头，不由得咧嘴笑了。

一头黄缎子似的小牛犊子，撒着欢儿，奔到棚里的木槽那边，那儿拴着一头象一堵墙似的大黄牛。大黄牛眨巴着眼睛看着小牛犊，还伸出红红的舌头，舔小牛犊的肚子。小牛犊好象怕痒，捣动着四只小蹄子，扭动着胖滚滚的身子，跑开了。

黑旦子看得出了神儿。他对这头大黄牛可熟了。最初认识那会儿，大黄牛还跟小牛犊那么小。也就是他们认识不久的工夫，大黄牛的妈妈大母牛吞了坏人放的钉子，死了，……从那以后，黄牛犊没有了妈妈，没有了奶水吃。黑旦子三天两头跑来看看它，给它打嫩草吃，给它清水喝，不知不觉的，黄牛犊变成了大黄牛，除了每天给生产队干活儿，还给生产队生了这个小牛犊。将来呀，牛犊再生牛犊，转眼一大群；一大群牛，当然能换回一辆大汽车啦……

“同学们，休息一会儿吧！”

出了神儿的黑旦子，被小蕙这一声喊，从睡梦中惊醒了似地直发怔。当他瞧见同学们都蹦蹦跳跳地奔井边跑去，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儿。他也放下小瓢站起身，想到那边喝两碗可口的凉水；同时又不在意地朝小蕙那簸箕看一眼，竟使得他倒吸一口气。

小蕙挑拣过的高粱，足有大半簸箕了，比所有的同学

都挑得多，比黑旦子挑得更多；等到休息过后，再挑到起晌，小蕙肯定能挑满满一簸箕！

黑旦子抬起头，朝远处的小蕙看着，心里想：“就凭她，又瘦又小又笨，念书跑到我黑旦子前边，劳动也跑到我黑旦子前边，全让她抢了第一名，这是存心跟我黑旦子做对呀！我叫你逞能、压人，我把你挑拣好的高粱，全给你倒在地上！”

黑旦子心里这么狠狠地叨咕着，可没有真这样动手。忽然，他发觉那粒手指肚大的砂子，还攥在自己的手心里没有扔掉，立刻计上心来，不由得嘿嘿一笑。他跳起身，朝同学那边扫一眼，就把那粒砂子摁到小蕙那个簸箕的高粱里了。他心想，等会儿秦大伯一查，有你的好看！

这件事儿办的神不知，鬼不觉；同学们喝足了水，活动一下胳膊腿儿，又都赶忙坐下，闷着头挑拣起牲口料，没有任何人起一点儿疑心。

黑旦子挺满意，挑料的时候也加了油，挑得非常仔细，特别用心，几乎跟小蕙的速度差不离儿了。

秦大伯背着一筐青草回来。他放下筐，一边擦着头上的汗，一边笑嘻嘻地走过来说：“你们干得可真快当呀！让我检查一下，看谁挑得干净。”

黑旦子斜着眼睛看秦大伯蹲在最边上那个同学的簸箕旁边，用手划拉着高粱粒儿，检查起来，心里呀，怦怦怦的，象打鼓一样跳荡。

秦大伯检查完第一个，说声“挺干净”，又检查第二个，

接着检查完第三个；下一个就轮到小蕙了，看热闹吧！可是，秦大伯却拍拍手，站起身，说：“今几个呀，小蕙挑拣得最多，她是第一名。好啦，到了起晌的时候，都回去上学，明几个中午再来吧！”

同学们欢腾起来，都象给小蕙祝贺似地护拥着她走了。

黑旦子呢，深深地叹口气，不用提该有多扫兴啦！秦大伯为啥偏偏不检查小蕙的呢？他一边往家走，心里还一边嘀咕着：明几个一定得想个办法，把小蕙给超过去！

妈妈早把大面瓜挑好、洗好，捧在手里，坐在门口等黑旦子哪。她发现儿子脸上不高兴，就不放心地问：“咋啦，又没拿到第一？”

黑旦子不服气地一晃脑袋：“七天才评比哪，明几个见！”

第二天晌午，小蕙又一次带着“做好事”小组的同学们，高高兴兴走进饲养场。

秦大伯依旧在大槐树下边迎接他们。可是，今几个秦大伯的脸色特别难看，一见同学们进来就使劲儿“唉”了一声，“你们说糟糕不糟糕，咱们的大黄牛死啦！”

孩子们听了这个不幸的消息，都非常难过。黑旦子是最难过的一个。他忍不住地大喊大叫：“这是怎么回事儿？昨个晌午它还好好的呀？”

秦大伯说：“据兽医诊断，那大黄牛的死，是因为吃了一粒砂子，一粒手指肚那么大的砂子……”

小蕙问一句：“它吃的料不是都挑拣过了吗？咋会有砂子呢？”

秦大伯说：“我正是用你昨天挑拣过的那簸箕料，喂的大黄牛呀！”

“啊，我挑拣过的高粱里还有砂子吗？”

“不错，手指肚那么大的一粒！”

站在一边的黑旦子，听着听着，小脸蛋变得焦黄，两片嘴唇变得发青。他不由得联想起大黄牛的妈。大黄牛的妈是吃了钉子死的。那颗钉子，是仇恨社会主义的坏蛋下的毒手。那么，大黄牛吃的一粒砂子是谁放的呢？是黑旦子。我黑旦子成了什么人呢？

“哇！”黑旦子突然哭了起来。

同学们看他这样心疼牛，觉着他这个表现挺不错哪。大伙儿都用挺同情的眼光看他了。

秦大伯却一面不动声色地观察着黑旦子的表情，一面往深处探索地说：“昨儿个我检查你们挑拣的料，都挑得挺干净的，可就是没检查小蕙和黑旦子的。我想小蕙是个最稳重、最细心、又爱集体的孩子；黑旦子最爱咱们的牲口，特别爱大黄牛，估计他俩挑的料都不会有毛病。”

黑旦子双手捂着脸，还是哭声不止。

小蕙没有捂脸，也没有出声，泪水却象珠子串似的，不停地从两腮往下流。

秦大伯继续说：“唉，真奇怪，这砂子是哪里来的呢？该不是哪个人故意给掺到料里的吧？”